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谭山说完，拿着烟袋锅伸进烟袋里，塞满烟叶，拿火点着。
“山爷爷，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梅子好奇地问。
谭山吐口烟，看着远处的山峦说：“其实我并不姓谭，而是姓伊，是伊尹第一百三十九代孙。”
梅子穷追不舍：“那伊尹第九十一代孙埋在哪儿了？”
海严使个眼色，不让梅子再问。
谭山笑了笑，看着梅子说：“我的祖先对此也讳莫如深，随后搬到了牙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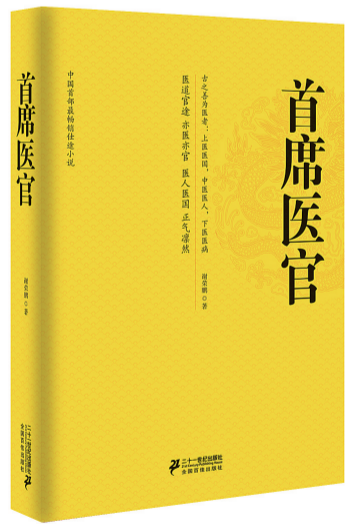
34

伊尹后代现身

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，与牙庄的谭姓和睦相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梅子失望地看着海严。
谭山似乎了然于胸，对海严说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也许，你们要找的古玉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说完他又补充说：“也许，等到和平到来之时，那些国之六器，也该为国家彰显神力了。”
海严点点头，心有所悟。
谭山又转脸看着梅子：“丫头，你不是寻常之人。你心地善良，感情专一，不管身份如何，老夫只是提醒你，不要被坏人利用，如果那样，于国于家都后患无穷。”
据传，伊尹活了100多岁，卒于太甲之子沃丁在位期间，葬于西亳。今偃师市西10里，汉田横墓东，离汤冢7里有商阿衡伊尹墓。
海严和梅子扯着手从草庵回去，路上梅子还在品味谭山说的话。
梅子看着海严说：“我们要做玉一样的人，我们会被坏人利用吗？”
“怎么会呢！俺梅子是多么聪明的媳妇，咋能上坏人的当呢！再说，你这么可爱，谁会忍心欺骗你？”
“就是。谁要欺骗我，我就让海严哥，还有我哥、助哥、猴子揍他，打死他！”梅子恶狠狠地说，表现出蛮可爱的样子。
海严搂了搂梅子的腰，跨过一个坎，说：“我们难在辨不清谁是坏人，谁是好

人，难在如何区分表面上的关爱与内心的险恶。也许他真的爱你，却又让你做不道德的事。”
然后海严牵着梅子的手下到坡底，海严说：“不过，伊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‘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追’，相信敢欺骗你的人，最后也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两人说着话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水边。海严对梅子说：“小梅，如果我们有幸找到了古玉，我们得好好琢磨山爷说的每一句话。如果玉用于人类和平，用于祈祷我们家人幸福，我们就拿出来献给爷爷；如果不是，咱们……”
梅子抬起头，深情地看着海严说：“听你的！”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：“俺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我。俺决不会让你为难。”
海严听罢，紧拥梅子入怀。
秋分汤陵祭祀大会后，古圣寺住持作了难。
刺客射向贾勋的子弹，不但阻止了梅协大肆宣扬“大东亚圣战”理论，打乱了祭祀会场的秩序，也扰乱了古圣寺住持一向平静的心。然而，刺耳的枪声、海严的勇猛扑救，特别是梅子惊天动地的惨叫，让贾勋更为清醒。贾勋意识到，必须让海严尽快还俗。他看到，海严是舍生取义之人，梅子是舍身取情之人，梅协则是面善心恶之人。梅协圆眼细眯，笑容可掬，状如弥勒，但内心的邪

恶不可不防。海严是僧人，与日本女子私下来往，无异于“犯上作乱”，那是死罪。如果梅子有了身孕，那梅协将会觉得颜面尽失、名誉扫地，他决不会饶恕海严。虽然海严、梅子俩人做事秘而不宣，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，梅子本能的惊人举动，无异于在向世人宣示，他们两人多么相爱，全然不知危险在悄然走近。现在只有让海严立即还俗，才能减轻海严作为出家人的“罪责”，其他的补救办法走着再说。
祭祀大会现场乱哄哄的，脚步声、喊叫声和枪声混杂在一起。胸前染满海严鲜血的贾勋席地而坐，住持看着贾勋临阵不乱，也随之打坐。
住持双手合十：“望佛祖保佑海严安然无恙！”
贾勋双手放在膝上：“海严不会有事，但海严另有一事，是攸关性命的大事，还请住持尽快办理。”
“司令但讲无妨。”
“勒令海严还俗，不然，海严将会麻烦不断！”
“这……”
“遵父母之命还俗，佛家不是没有先例。”贾勋看了住持一眼，“我会安排海严父母上寺院求住持的。”
两人都不再说话，等到人员散尽，方起身各自回去。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虽然华老他们没有参与医疗小组的治疗，但一个年轻人都能治好的病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大病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？也就是运气好罢了。如果我们这些真正的专家被派过去，这病怕是早就治好了，哪还有你这个年轻医生表现的机会。
华老点点头，在曾毅肩膀上拍了拍：“我手上还有几个重要的患者要去诊治，今天就先这样吧，以后共事的机会还很多。”说完，他领着剩下的几位专家一起走了出去。
汪主任难堪到了极点，他恨恨地看

29

医生也会起哄

着几个人走远了，才转过头向曾毅解释：“曾理事，实在是对不起，专家们也太忙了，您看这事……”
“没事，没事！”曾毅摆摆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“这不已经和专家们都认识了吗，欢迎会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。既然专家都走了，那我也回了。”
“我送送您！”汪主任心里愧疚，坚持要把曾毅送到楼下。
到楼下出了电梯，又碰到华老几位专家，此时他们正站在中医院的门诊大厅内，和几位医生聊着天，看样子是被拦下来请教问题的。
看到曾毅，华老继续着自己的话题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就算打过招呼了。
曾毅同样颌首，迈步朝外面走去。
刚走两步，从外面匆匆跑进来一位大汉，背上还背着一个年轻人，看不出年轻人得了什么病，但老远就能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声。
“这位小兄弟，麻烦你帮个忙，帮我扶他一下，我去挂个急诊号！”大汉跑得满头是汗，在大厅里左右看了看，突然来到曾毅身边，恳求曾毅。
“没问题，举手之劳！”曾毅赶紧伸出手搭了一把，扶年轻人小心翼翼地下了地。
“谢谢，谢谢。小兄弟您真是好人！”大汉朝曾毅鞠了一躬，跑去挂号了。
曾毅这才看到年轻人的脚受伤了，他的左脚完全赤裸着，原本平滑的脚背

此时鼓出一个大包，颜色乌青带紫。凭肉眼能感觉到这个大包里面似乎是有个硬物在顶着，就好像是一只巨大的蚯蚓潜伏在地表之下，但随时有可能破土而出。
曾毅问：“你这脚是怎么回事？”
年轻人此刻疼得冷汗直流，说：“我给人装空调，不小心掉……掉下楼，摔了一下就成这样了，里面的骨头好像是摔断了。”
曾毅这才明白，原来大包里面的硬物是骨头。他蹲下去，在年轻人的脚上轻轻捏揉几下，感觉着里面的骨头情形，过了片刻，他站起身来，仔细想了想，准备说自己的结论。
“曾理事，没想到你还会看骨伤啊！”
还没开口呢，刚才跟华老在一起的几位专家便走了过来，一听语气就知道不善。
“学过一点儿，但不是很精通。”曾毅客气地说。
旁边的汪主任可能看出了点门道，附在曾毅耳边低声提醒了一句：“华老是咱们南江省内最厉害的骨伤专家。”
曾毅朝汪主任笑笑，然后对那几位专家说：“我看这个病例极其少见，一时冲动，就上了手，不过手感空得很，摸不准。”说着，曾毅摇了摇头，盯着年轻人的脚面看了又看，最后又蹲下去，重新捏了起来，脸上不时露出疑惑之色，看样子是真的摸不准里面骨头的情形。

几位专家一看，顿时心照不宣，一齐说：“曾理事真是谦虚，这么一点儿小伤，你怎么会摸不准呢。”说完，他们怂恿那个年轻人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今天运气真好，碰上了大专家。你知道眼前这位大夫是谁吗？他是咱们省中医药学会的理事，前几天刚刚治好了卫生厅厅长的病，你快求求他，说不定他一高兴，这病就帮你治好了。”
小伙子看曾毅太年轻了，神色上就有些怀疑，只是听这么多人都说曾毅厉害，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说：“曾大夫，您是好人，您就帮我看看吧，我脚疼得厉害。”
曾毅蹲在地上说：“我正在帮你研究呢。”
“曾理事果然是古道热肠之人。小伙子，你放心吧，有曾理事出手，你这病肯定能治好。”
“是啊，救死扶伤，曾理事是我们的楷模啊！”
几位专家围在一旁，你一言，我一语。曾毅越犹豫，他们就越是大声夸赞，想让曾毅下不了台。
跑去挂号的大汉回来，看到一堆人围着自己的同伴，顿时心腹不妙。今天不会是碰到医托了吧？他知道有些医院会有医托，就是利用病人急于求病的心理，或扮成神医，或假装好意介绍神医，然后行骗。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